龙首文苑

2026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五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6

文化艺術報

诗　歌　苑

戈壁上的诗篇（外二首）

○ 楚秀月

风雨过后，无法用一些词语
描述出戈壁的安静
仿佛一切得到重生或被死亡重新定义
牧羊人赶着羊群出现
他举起手里的鞭，如戈壁托起山野的风
悄无声息，将聚集更大的力量
很多事物发生改变。
云朵如狂野的风
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审视，窥探人间
飞鸟将远大的抱负
隐藏在羽毛下，翅膀沾染了星辰
那是黑夜的馈赠，也是飞翔的牵绊
有多少目光，透露着一意孤行的执念
远处的雪峰下，笔直的水渠像天山的手足
无声融化，比一场雨更直接
挽救即将枯死的庄稼和人类
谁在聆听流水的声音？干涸的戈壁
突然抬起头，和一朵云对视
天空和大地，在那一刻，泪流满面

戈壁爱过的事物

戈壁爱过的事物，也被这些事物爱过
双向奔赴，是永不停歇的悸动
一朵云随风远去，终会回来
那些石块、杂草、灰尘甚至干涸和荒芜
都被天空窥探，被戈壁静止
被牧羊人的羊鞭无数次抽打。那些疼痛啊
其实也是爱的抚摸
万物之间，总有一份怜惜
在人类看不见的地方，存在并运转
低头啃啮，何尝不是一种爱
面对曾被蔑视过的死亡，是该继续蔑视，还是该致敬。
打破事物的内核
一些坚持依旧存在
时光不会停滞，爱也不会
一个声音响起，也许就是一份心意
如此清晰，如此洪亮
唤醒，那些随时可能麻木的事物

在戈壁上，放羊种草

故乡永远不会消失。
梦里我都在挥舞羊鞭
跟在父亲身后，追着羊群
向草色深重的地方行进
戈壁植物茂密，生生不息
羊群如白云，风吹向哪里
它们便追向哪里。
那也是我的方向
我不会把自己与羊群，托付给树梢上的鸟鸣
天空的尽头是皑皑雪峰
山体耸立，有着人类无法达到的高度
父亲的鞭哨响起，仿佛神的指令
我看着一粒草种，在戈壁上生长、蔓延
一生很短。我的羊只顾吃草，它们不肯抬头，更不会喊叫

一钵飘然去

○ 红　孩

半月前，几个好友约我喝茶，我说到朋友开的书店吧。书店的老板李先生，70多岁。过去在文化单位工作，对图书馆、书店业务非常熟悉。他也是一位作家，名气虽然没有大噪京城，但毕竟手里拿着作家协会的会员证。书店名字很好听：湖边草。据说这是个连锁店，在北京、西安、深圳还有几家分店。

今年春节前，我到湖边草书店举行过一次散文分享会。来的人不是很多，连李老板和他的店员也就十几人。让我感动的是，著名作家叶君健先生的公子叶念先也来了。叶念先也不小了，七十五六，20年前去了英国，他写作，也经商。他做的不是什么大买卖，听他讲就是培训如何当管家。管家这个词，过去在电影里常看到地主、资本家身边总有个跑前跑后出主意的人，比如电影《刘三姐》中莫老爷身边那个奴颜婢膝又低三下四的莫管家。现代社会不同，管家已然像家政那样，是一种管理型职业。我曾在58同城上咨询过找管家的事，他们说管家形式多种多样，有住家的，也有不住家的。有定期的，也有不定期的。还有懂外语会做饭的，也有既不懂外语也不会做饭的，但会开车、会理财。看着叶先生高大魁梧的身材、慈眉善目的相貌，我怎么也不觉得他有这个本事，他不会像他父亲那样在编童话吧。

在分享会上，有个皮肤白皙的女孩——我对30岁左右未婚的女子都习惯这样称呼。她坐在我的斜对面，对于我讲述的文学与人生，她听得很认真。我猜想，她可能是某个新闻单位的记者吧，或者在出版社、新媒体做编辑工作。我在媒体工作30多年，有这种直观的嗅觉。果然，在后半场的互动环节，叶念先先生特别健谈，那个女孩也时不时加入我们聊天的话题。我喜欢那女孩的单纯，她提出的问题不是什么生死哲学问题，而是如何面对当下生活的压力。从她的眼神中，我似乎能觉察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话。

本来，我想和叶念先先生围绕他父亲叶君健先生做一期视频。但天太晚了，外面又下着小雪，就相约到北京后海叶先生的家中再叙。只可惜，接下来的几个月被各种事所困扰，就没有如约和叶先生见面。想必，现在的叶先生已然回到英国，继续培训那些所谓的管家了。

倒是那个女孩，很是让我惦念。记得那天从书店出来，我说打个网约车回家，顺便捎那个女孩到地铁站。女孩住京南大兴，我从书店到家也就十几分钟。等我坐上车，发现女孩并没有和我走到马路的对面，在雪色中，我隐约只在匆匆的人群中看到她模糊的背影。这让我感到有点歉疚。比这更让我感到愧疚，或者说无奈的是，在回到家两个小时后，这个女孩也到家了，我们互相问候后，她突然问我能帮她找一份文字工作吗，最好是杂志社。这个问题是我预料到的，但没想到那会就提出来。想来，她刚才没有同我一起上车，可能是羞于张口吧？我想了想说，快到春节了，很多单位都快放假了，招人的事恐怕不好办。女孩说，她现在着急，她不想春节回湖北老家，她甚至有点讨厌老家那个山村。

书店老板李先生当过北京政协委员，他对政协委员情有独钟，甚至把湖边草书店的副牌就叫“政协委员书店”。这几年，书店陆续搞了几百场图书分享会，每次会后李先生都要自己写新闻稿做公众号，赶上饭点还带朋友们到楼下食堂吃饭。钱不在多少，其诚意满满。这些，我和朋友们都记在心上。朝阳作协秘书长桑农和李老板关系也不错，他喜欢音乐，钢琴、古琴、笛子、二胡随手就来。因为文联经常在附近的亮马河、团结湖一带搞活动，桑农就把自己的古琴、音响放在书店里。我去书店做活动，原以为那是李老板专门为书店烘托气氛备用的。

春天来临，按往年来说，外地进京找工作的人很多，我家门口的国际展览中心年年都搞人才招聘会，今年却没有。经过了解才知道，现在大城市的工作也不好找，年轻人选择最多的就是送外卖和开网约车，再有就是当保安做家政。我脑子里偶尔也会闪现在书店认识的那个女孩，不知她找没找到工作。某一天，我看到手机上有一家学术杂志招聘编辑，便把消息发给了女孩。隔了几个小时，女孩告诉我，她电话咨询了，人家说做编辑的同时，还得会经营，也就是得会赚钱，人家不养专职编辑。我一听无语了，这种现实在大多数媒体都存在。我说那就再等等看吧。

国庆节过后，天气转凉，我与桑农几个朋友相约到湖边草书店和李先生聚会。谁料，当晚桑农就给我发来微信，说下午李老板打电话让把音响拉走。桑农说先搁那里，等哪天路过时再取走。可李老板说，书店已经关了，房租交不起，这几年一直搭钱做呢。桑农说，那下班过去拉。李老板说，别介了，现在就给你拉过去吧。

傍晚时分，李老板把音响送到桑农办公室的楼下。桑农一见李老板，就觉得他跟落魄的破产者一样。桑农劝慰道，您也不要过于难过，现在实体书店市场不好，这也是时代所致，这世间的事本来就有起有落。要不然，晚上我请您吃顿饭吧。李老板眼含热泪，摆了摆手，回身钻进车里，消失在暮色中。看到这里，我也感到很惆怅，猛然间想到1915年冬上海的雪夜里，许幻园和李叔同的告别，同时也联想到那个至今尚不知找没找到工作的女孩，只好给桑农回了句“一钵飘然去，千山次第看”，让他务必转给李先生，算是我对他的精神慰藉罢。

去看黄金浪

○ 孙亚玲

当一片树叶悄然由绿转黄，凤堰便褪去了春夏的热闹，迎来了金秋稻谷的丰收。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一行来到汉阴县城，吃过腊肉炒煎饼、塌辣子拌米饭后，再次上了车，往漩涡镇的凤堰古梯田奔去。

来凤堰已经很多次了，以前都是在三四月份油菜花盛开时来的，至于秋天，这还是第一次。

听本地人说，凤堰的秋天，也是很美的。

确实，驶过九曲八弯的盘山水泥路，翻过凤凰山，我们的车稳稳地停在了月河村。

月河村此时秋意正浓，从山顶到河滩，从山林到屋舍……无处不斑斓，无处不美丽。枫树的红、银杏的黄、杨树黄中带绿、松树的绿、谷穗的金，目之所及，层林尽染，秋韵斑斓，一幅乡村秋景图恰到好处地铺展在眼前。

被誉为“大地浮雕”的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凤堰古梯田，由当年的凤江、堰坪两大村落组成，因此得名“凤堰”。凤堰古梯田是秦巴山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胜景，也是承载中华千年农耕文化的生动缩影，从高处俯瞰，凤堰梯田如玉带银缎，从汉江边蜿蜒铺展至云雾缭绕的凤凰山。

凤堰古梯田包含凤江梯田、东河梯田、堰坪梯田等区域，周边还有吴家花屋、冯家堡子、太平寨、观光茶园等旅游资源。每到油菜花盛开的时节，前来观赏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人住在民宿，有的人逛一圈，拍拍照，打个卡，便开车去往别处。年轻人思想前卫，搭个帐篷露营，遇到天气晴好的夜晚，坐在帐篷外看星星，也是十分惬意的。

为了看这满地的黄金浪，我们漫步在梯田间，追寻着吴氏先辈的足迹，走到梯田的田埂边上。此时，正是稻谷成熟的季节，成片的稻田向远方铺展开去，青黄交织的稻穗沉实饱满。阳光轻轻洒落，给整片稻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光。风吹过来，稻穗便缓缓摇晃，淡淡的谷香在空气中飘散。这是大地酝酿许久的馈赠，每一株稻禾，都传承着凤堰古梯田两百多年的生命活力。

说起凤堰古梯田，吴氏先辈是绕不开的话题。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二十一年，即公元1756年，湖南长沙府善化县的吴上锡跟随“湖广填川陕”的移民浪潮移居到此，落脚在万家扒。他一开始靠伐木谋生，微薄的工钱只够糊口，吴上锡便想着换一份营生。他为人敦厚勤快，很受雇主喜欢。当地人杨健候得知这个情况后，就请他到自家做短工，吴上锡就此在堰坪村安下身来。

那时候，堰坪村、月河村、杨家湾一带全是旱地，主要种植麦子、谷子、豆子这类粮食。吴上锡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从短工转为长工，辛苦几年买几亩属于自己的土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比别人多干活、多挣钱。这里地处山区，旱地并不平整，大多顺着山坡地势分布。每天晚饭过后，他就扛着镢头挖土给牛垫圈。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劳作，好几次挖到地下渗水。起初他并没在意，次数多了，便留心观察。吴上锡是湖南人，在他老家，只要有渗水的地方，就能开垦出水田。他也听过“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老话，他甚至跑到山顶去挖，依然有渗水点。他把这些渗水点连同房屋旁边的低洼潮湿滩涂地联系到一起，心里便有了把这片土地改成水田种植水稻的想法。在这个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山地，怎么能种出水稻呢？

我猜想，在当时，应该有很多人认为他脑子坏掉了。

吴上锡是湖南人，有种植水稻的经验，买来靠山的坡地后，他邀来湖南老家的四个兄弟，带着稻种，在堰坪村开垦修建水田。就这样，兄弟几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地修出了能够灌溉的水田，种出了水稻。稻米的价钱比小麦、豆子、玉米高，他们的收入也就高了。从堰坪起步修田，逐步扩展到东河，再到凤江，前后持续两百多年，最终修成了如今这片万亩凤堰古梯田。两百多年来，凤堰古梯田依旧在耕种使用，是人与自然造就的伟大杰作。

外地人如果从汉阴县城北边去往凤堰古梯田，难免会心生疑惑：这片“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怎么能修出如此震撼的梯田，水源又从哪里来呢？和村里一位吴姓老人交谈之后才了解到：一方面，这里被两边的大山包围，凤凰山山林涵养出源源不断的细流，还有黄龙、冷水、龙王等数条水系；另一方面，当地的黄棕土保水蓄水能力强。再加上这里山林茂密、沟谷幽深，常年雾气弥漫，月河是汉江旧河道，汉江又在这里形成漩涡，正是因为河道急转弯，两岸溪流密布，这样的自然条件，为修筑梯田、栽种水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百姓把常年笼罩山间的水雾叫作“米粒子”，名字结实又动听，从中就能看出农人对大自然、对粮食的亲近与敬畏。

站在凤凰山观景台向下眺望，茨沟正北边地势开阔，地形如同圈椅状，按照风水学的说法，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吴家花屋就修建在此。

这座依山就势、前低后高的宅院，坐北朝南，分为东西两个院落，占地三十余亩。前后屋檐都装有勾头滴水，整体分上下两层，是融合了南北方智慧的典型“四合院”式古民居，厅房和厢房之间设有木栏回廊，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空间。

现在的凤堰梯田，并不是仅供参观的静态遗产，而是村民依旧在耕种的田地。每到油菜花盛放、水稻成熟的时候，这里也成了旅游拍照的好地方。从吴上锡兄弟一锄一铲的开垦劳作，到取得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称号；从“种地只为吃饱饭”，到“种地也能带来好收入”，凤堰人用两百余年的时光，传承了农耕文化遗产的活态篇章。

太阳落山，茨沟渐渐隐入暮色，眼前的梯田层层叠叠、高低起伏，每一道线条、每一片坡面都向远方延展。没有稻谷的地方，就是梯田田埂。田埂不直也不圆，此时便成了黄金浪一样的波动曲线。田埂是用黄土垒筑而成，春天被油菜花环绕，秋天被稻谷依偎。梯田和道路之间，一条条引水明渠通向田头，此刻，渠水好似黄玉打造的项链，戴在稻田与水渠之间。

风拂过田野，沉甸甸的稻穗轻轻晃动，清甜的谷香随着晚风飘向远方。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假作真时真亦假（6）

○ 墨　耘

无知者无畏，无畏者成行；一群不认识真的人，联手把假做成了产业的底色。

规避“青铜器效应”的危害，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抵御认知倒错的思维防线。

首先，养成“追问起源”的习惯。面对任何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标准，主动回溯其初始状态：这个东西最初是什么模样？现在的形态是本质还是偶然的产物？就像追问青铜器本色一样，溯源能帮我们剥离后天附着的“锈迹”。

其次，学会区分本质与现象。建立清晰的判断框架：哪些属性是不可或缺的核心本质？哪些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特征？教育的本质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而非一纸文凭；工作的本质是创造价值，而非消耗时间。守住本质，就不易被表象迷惑。

最后，警惕群体共识的惯性。当“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时，恰恰最需要保持怀疑。定期进行“除锈式”反思，引入异见者和局外人的视角，打破信息茧房。

总之，树立追根溯源的意识，不望文生义，不让“像”替代“是”，不让众口铄金的论断代替个人的真实判断。唯有如此，才能在层层锈迹之下，辨认出事物最初的那一抹金黄。